淵于集

潤于集目錄

書牘卷第四

致周子玉觀察
復吳子述大令
致李肅毅師相
復章琴生太史
致李蘭孫師相
致張曉颿太守
致許鶴巢舍人
致陳𤇆庵閣部
致邊潤民師岳
致黃再同太史
致八弟
致張孝達制軍

復奎樂山中丞
復黃子壽廉訪
致黃再同太史
復奎樂山中丞
復章琴生太史
致奎樂山中丞
復李肅毅師相
復奎樂山中丞
復李仲彭公子
致瞿子玖學士
復胡守三大令
復李肅毅師相

復陳弢菴閣部

復李肅毅師相

致于次棠廉訪

復李肅毅師相

復顧皞民觀察

復趙菁衫太守

復朱子涵內弟

復李肅毅師相

致鹿喬笙比部

復顧皞民觀察

復李肅毅師相

復朱子涵內弟

復奎樂山中丞

致李肅毅師相

致黃再同太史

致朱子涵内弟

致奎樂山中丞

同前

復方銘山觀察

復李肅毅師相

復奎樂山中丞

復陳㪍庵閣部

復劉省三中丞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龍松岑戶部

致李蘭孫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復王康生太史

致李肅毅師相

復陳弢庵閣部

復何子莪少詹

復李肅毅師相

致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顧皡民觀察
致陳弢庵閣部
致李肅毅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同前
復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復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第四目錄

致李肅毅師相

昨解船官如釋重負本思航海而送行者駱驛不絕扁舟潛行其勢不能且到滬候船亦須旬日不如迂道由浙而蘇一省臣姊之疾重作聖湖之游品蓮謂借山川消遣以辟滬上守柬之迹真知我者左相復奏到時如無餘罪鄙見罷官後以不入都爲是養晦習靜似宜郊居若於敝鄉並無一椽舍弟寄迹蘆臺亦市廛雜遝之所且弟方司軍械綸思避世逃名轉以獨寐寤歌爲適不能如陽城中條兄弟偕隱或在津沽僻處得一廛爲坻還眷屬幽棲於此但買屋之資一無所營欲求公登高而呼託曹靖臣輩先在鄉閒一爲物色俟綸到津再

向孝達諸公爲劃俸買山之請將來或在敝鄉結茅或在津門僑寓再作區畫耳公知我愛我當諒此懷法患未平隱憂殊切南船猶在甌海閩法伏東沖三沙爲狙擊計或者南洋之意本圖牽制不至冒昧東渡耶如此則與鄙初見甚合否則衆寡不敵心以爲危今日宿伯潛齋中明日由臺江溯建溪而上

致陳弢庵閣部

別殊惘惘竹崎候輿夫正旦始到水口罷官風味不可不嘗舟中讀易胸次浩然足以奉慰明日如不雨即可舍舟就陸程途紆折須十餘日始到浦城公歸猶下水船也然記日徐行亦可略知行役之勞苦耳左楊復奏日內當有 諭旨而此間寂無消息已託友山及子玉

公便中寄我一函爲幸入春法事非大戰必議和不知
當軸有何良策公似以養機自晦爲是禮廬不奪不在
貶官也獨吾輩袖手而時賢亦乏奇謀坐令　宵旰獨
憂此杞人之恨耳

復陳弢庵閣部

在清風奉手書厚意深情讀之感念韻老請公會辦團
練未與左相會奏恐未必準正值左遷之後又恐因此
生出波折萬一得允守禮陳情轉似置身事外措辭似
難圓足鄙見竟以高安素衣治河湘鄉居憂辦賊爲法
居鄉斂迹受事而不受資並聲明不會銜奏事或者與
近日所處相合雍乾間凡陳情者均不準也乞參之乞俟奉到　明諭再
與壺老商之何如然鄙見未準者十之七八耳鄙人以

掩飾取巧譴戍軍臺　聖恩高厚藉此効力贖愆不終廢棄惟措置臺費殊爲棘手亦惟有委心任運而已日日談洪北江學林文忠可云具體而微矣

復陳弢菴閣部

除夕書人日始到時次太平驛也臺站遠者迄烏里雅蘇臺近者即在察哈爾今昔勞逸稍異具詳龔定菴文稿廢員類擕家置宣府而在張口當差去都四百餘里鄙曾一游尚無出塞之苦此實　本朝寬大之政也侍不知軍旅銳意前行致此蹉跌咎由自取承以林姚慰藉非所敢比惟當自省愆尤益修學業必使窮則行足孚於鄉黨通則功足塞其過失乃不負公之素愛與鄙人之素志然臣之壯也不如人正恐漸成頹放耳季相

愛才之意有古大臣風乞見時代爲致愧拔公放廢後少作書札亦養晦之道也到滬再有書與公相聞爲道自玉勿以遠人爲念

復陳弢菴閣部

由延建逾仙霞二十日始到清湖衢嚴爲 父兄宦迹所經戍客重來感傷無已且舟車所費不貲壺公寄千金未到擬以此歸還船政而委員等不肯受殊屬無謂到滬則法船已在崇明仍由陸道赴都聞諒山又敗石浦兩船傳聞自行鑿沈鎮海三船張皇恇怯不值一噱閩中樞漸有魏絳之意矣閩中防務子玉函來樾岑出駐壺江黃軍亦隨去不知確否閣下想在鄉時多在城時少頗老之請未見明文想是謡言恪靖當不過拘致

計惟養道禮廬上承親歡下歌翁好學問非在憂患之時斷無進步也侍過浙姊氏病劇爲留五日止此一姊矣煮粥療須不能與一武人爭爲弟之道悵惘可知沿途作詩不求工麗但用遣日頗無怨尤憤懣之意稍介胸懷或尚可與入道耶盈盈一水不盡所懷到津當再有書

致李肅毅師相

舍舟而陸勞費紓迴比到滬而法輪又游駛於崇明以截南漕佩綸亦厭風濤故仍折而揚徐望嶽浮河補生平游迹所不到但赴戍則稍遲回矣前寄一函雅有杜二瀼西之想不分乃作太白夜郎記癸未冬間告公以夔謂有遠行非因非想委之不可知之命耳途中讀書

看山了無怨尤憤懣之意惟上負　殊恩審觀時局殊
切隱憂佩綸素疾俗俗亦疾之近狀如此所謂舊識能
爲態新知已暗疏而仲良前輩意獨殷殷不愧古之君
子抑亦我公愛賞有素故仲帥不惑浮言也然佩綸玷
辱門牆乃愈恧然矣諒山又挫初傳晴軒受傷楊玉科
陣歿疑爲謠言仲帥云確有此事聞之憤懣南船嫁禍
於浙而臺防藉以解圍厚庵亦東渡不知克虜伯礮已
到臺否黎意槍礮浙可免明珠暗投楚軍至今猶以劈
山甚於德礮前膛甚於後膛視鄙人斤斤於槍式之新
舊礮臺之明暗以爲多事宜其氣吞法人目無全虜也
惟粵浙購器均落後著現在從何著手量家令固削藩
首禍而其論兵事疏於器械三致意焉豈曰徒手搏賊

哉朝鮮之事似亦厝薪火上清卿勢不能久住於屬國惟我無重軍治其邦域又無堅船控其喉咽恐朝鮮行爲琉球續耳公支拄危局鎖鑰天門願專精神求賢才以自光大臨流不濟彌復依依

致邊潤民師岳

在閩兩上啟事當已入鑒客臘十四得罷官電音因商之石泉及斐樾岑電奏不候部文於廿四日交代廿七日由閩啟行歷延建以達浙江復由常潤以達袁浦以法蹤游駛江浙界中不能航海也左楊查辦復奏太遲人多口雜機事不密故閩人得預爲浸潤左之意以佩綸勇於任事主持平楊之意以閩紳列名者衆主還就當出奏時林穎叔陳伯潛均謂必無餘罪而佩綸即知

必有此行受　恩素深見理素定此心絕無怨尤現擬由陸入都達戍餽饋如恆請勿懸盼宣府去都四百餘里現惟計所以安頓家屬者如吾師能賦遂初則依師而居不必以妻子為戍客之累如　天恩不許師歸且到京斟酌或眷屬同行或仍寓京邑屆時再行奉商船政公費無餘香翁借我千金稍敷道途舟車之費矣

致裴樾岑船政

馬江話別魂黯文通敬維橫海書勳外臺展績即膺節鉞企頌良殷弟朔漠荷戈　恩寬譴薄由閩歷浙山道崎嶇惟徧歷楊羅李朱講道之廬始自知其不學無術當益奉良箴藉醫野率耳沿途舟車承委林經歷宗熙妥為照料心感無既現擬兼程北上速赴謫所聞閣下

引軍進劄壺江具徵壯奮但築壘安礮須選匠督軍格外求堅求實務言幸納之

致八弟

米元章自述市即黻也非是黻从黹黑與青相次市篆文韍从韋韠也大徐謂俗作紱則唐宋時已沿作紱矣弟改字稱樵亦從時尚然揆之於古如孫文臺弟字幼臺陳元方弟字季方皆以弟隨兄非以子承父究不可訓今為弟制字曰韋孺字義既明兼屬性急佩韋之意亦兄臨別贈言也

致李肅毅師相

過津三宿備荷教言兼承重貺敬謝敬謝比維經畫遠猷德躬康勝爲頌佩綸初四日到都寓愍忠寺擬三月

下旬赴戍婦病小瘉俟潤民師進退有定再决赴宣行止丹青來均未與相接虞山尤殷勤周帀似平日極契者陳與同以公論不容謂闔揭乃虞山授意而青老則謂軍臺乃丹老預定以逢迎者丹老轉以本擬西行力求始改近邊爲市恩卸過之說鄙人敗軍受詬淸夜疚心今知謫戍旣非聖意與論尚爾曲原益滋慚悚然於邅厄之境處之益夷然矣閩津往來各電公旣漏言於錫廖而鄙人意欲引疾之電公又電之譯署且屢以馬江失策法人本不攻船廠各說頻頻入告致嫉鄙人者謂合肥素愛綸亦採此論足見保廠非功而失船實罪疑公者又謂公亦嫉鄙如仇自非我師弟素心莫逆必有閒隙起乎其閒蓋言路不惪公而公之左右又不

盡憙佩綸故也既往之事存而不論錫鄧相見幸公勿
及鄙人爲感薛侍郎定臺費於　特恩釋回者亦擬令
繳五成兵部於此次　恩詔本擬查辦而刑部必令到
臺始准請　旨專爲齮齕鄙人計薛丹黨也

致周子玉觀察

淮南刻元統韻會領到亦甚精美頗怪張君一跋未將
借書序出近於沒人之善鄙人舊藏乃小字密行元本
想見尊藏元本之足貴石章拜嘉刻手亦尚不俗在滬
留一款欲歸船政舟車之费久不得尊復豈疑鄙矯耶
過津述閣下意合肥謂作參贊不如在船官吳惟允未
必回閩正當李謨以機巧佐諸葛朱伺以造船佐陶公
耳弟過都小住旬日息交絕游韜光養晦春杪擬即赴

戍所人以戍戍所爲城旦我以戍所爲鄉山便有無入不自得意顔之推曰有學術者觸地而安雍雖不敏請事斯語蘭君喬梓均有書乞致意

復吴子述大令

佩綸取道浦城不及別閣下游武夷時已聞謫戍之命故也到都承手書貧賤患難之交宜君子惓惓不已閩中止一故人使之跋涉勞苦而終不能説士薦賢愧恧何似賜詩沈著但稱奬非所敢承耳春眠風雨圖詩寄上頗學尊體不知有聊漢氣否拙書用筆多病俟稍有得當再塗數紙求教也春杪赴戍所鄙人凡百如舊勿念

致李肅毅師相

宣府猶宇下便有春風不度之感鄙惟忍辱忍寒耳賜函交驛或仍寄都廌由都轉遞塞上五日可達此邦僻陋無所見聞佩綸亦不願以憂傷憔悴之私屢瀆長者聽恐雁書亦漸稀矣四月山深薄寒猶噤秋冬可知婦病體恐不能來强來亦必病家事殊難安帖此豈章惇所爲哉清卿想已東行公致粤電幸及鄙狀兩弁沿途甚勤書所不盡幸暇一詢之

復章琴生太史

塞上僕舊游閣下又嘗訪琴西留躅於此不煩記里釋山圖上形勝矣叔耘贈牘請合肥代卻之鄭丞有相送出塞意拒之不見尤可異者有極不相識之人或以貲贈行或浼介求見均婉辭屏絕不以附和爲喜亦不以

疏慢為嫌他日免以了了恩仇失吾之正魏其之結灌夫飛將之殺醉尉正坐失意時把握不定耳君必曰賜也非爾所及

致李蘭孫師相

曉颿諸君送至淀園乃更愁絕過居庸邊聲塞色時時觸人矣初二日到戍所歐陽文忠謫夷陵與尹師魯書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逐臣遷客之思賢者竟不免耶綸讀書省過尚能自釋幸勿垂念臚卿鄉人以簡緣畏事亦未往談

致張曉颿太守

初到戍所不能無遷謫之感離索之懷日來閉戶讀書漸志之耳鄙人豈能同流合汙乃李郁華既銜恨某某

輩又以孝達遷怒都統與祿有連以鄙之不拜同戍也疑綸必致書朝邑及青老阻其減釋思之啞然念公不置坡詩共徑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爲邊門嘅

致許鶴巢舍人

出塞早行正避送者閣下淩晨過我感感夜郎太白何必親聽踏歌聲耶損惠南食兩種還哲葛粉足備軍餱昏索之況亦頗似六一居士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也皞民當歸康公直譯署否

致陳㻞庵閣部

兩雷均悉敬維閉門静居蓄道修德深用馳仰子瞻儋耳子由雷州鄙人張口斯其類歟春杪首塗月初出塞讀書省過以副深期祠聯屢促合肥當已寄達左右塞

上酪佳材官回津寄奉乳餅兩合稍助閣下旨甘之獻
驛馬不能多致也新居落成與諸弟聯牀聽雨豈非中
條大隱令人健羨林文忠詩集清卿願以番錢六十枚
助刊旋有琿春勘界之役不知刊資已寄尊處否穎叔
先生見時道意丹曾賻當爲致之
今日往市購乳餅適有蒙古貢差過此分得貢餘餅十
包據云此餅之至佳者貢係三八兩月味真而乳淨且
新鄙不知此味附所聞亦松漠紀聞之一則也

致邊潤民師岳

在都所上書當已入鑒聞公須俟滋軒到陝後入都展
覲殊增勞費惟師母大人赴汴可綏世妹得依伴卻於
病軀有益也佩綸月初到戍此特宋時編管安置之例

一無所事日惟讀書省過尚能自釋惟世妹病仍不減葢去年疾勢頗重至佩綸歸時始小愈在都留二十日見平復三月廿三日又得感冒以佩綸須出塞而師母又有初秋赴汴之說其病皆由思慮而起不盡外感近聞延醫診治而咳嗽作吐仍無大效爲之奈何佩綸受知最深既爲門下之玷而又以此起閨中之憂思使函丈睠焉北顧臨穎徬徨百不盡一

致黃再同太史

淵靜記糾謬甚當引書目過多學墨守訓真非膏肓廣雅也竹坡屢贈篇什故報之對知交略露胸鬲正猶坡公日戒詩而仍有贈答顧不如成山精悍又未及閣下沖虛殊汗下矣冠老如尊指復之近遷城南病婦恐秋

閒未能就道潛劣而驕公兒子畜之暇可訓迪亦可收
戚積懷不盡

致八弟

海門乃雜口雜職慕之如羶仲帥排衆議見畀望兢兢業業敬事酬知提調尤望謙和周帀戶部於利孔計較錙銖考較不可後人卻亦無取苛碎掊克司事巡丁千萬慎重凡事從儉嗇上立定根基尚恐流於侈靡若上手鋪張則後難爲繼矣六姊之病僉及即寢食俱廢醫已束手安望其愈哉之不願鹽局所見極高電局亦不合算此所謂雞肋耳公餘何以遣日杜詩常讀否求一二種佳帖臨之書更易進天台去海門遠近乞將台州形勢名勝便中略寄我知之弟言書抵萬金此書語真

抵萬金也

致張孝達制軍

出塞後曾寄一電當入清鑒漢南耳目荒陋朝事邊事聞之不詳惟聞公治邊振作獨勞獨憂良用馳系大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志在讀書養氣自克而貫山之學不醇上蔡之矜未化恐亦終於無成而已近狀不能一一子長所謂不辱亦彊顏耳八字盡之谷地沙燥風寒既乏人流都無藥物近臣得罪理宜杜門全家徙邊俟來年計之淵靜書來謂公憂我匱乏謫居用度儉樂山子壽均有所贈今年可以無憂足釋廑系酷暑起居千萬保重

復奎樂山中丞

佩綸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聖明寬大不即誅殛竄流
塞上得以養氣息機誠爲幸事惟壯志不就誣口橫生
點我家聲愧我良友辱書彌復感慨也張口舊游不堪
回首如喇麻寺多倫諾爾等處頗思一踐前言補足迹
所未到但恐羈管謫戍之人不能閒雲自在惟花豬風
味卻可飽餐以塞饞口永峻齋處承爲函託具見骨肉
之愛張令之兄乃華亭兄舊交鄙人與之似未一見得
公書必能實至如歸前寄銀四百兩以到閩既有　賜
帑故不欲再耗廉泉今患難之際至交如公素通有無
於尊函未到之先常師毋送來已經拜領屆時如須款
當再奉聞閣下撫晉一年頌聲載道於香帥不愧蕭規
曹隨於晉人不愧召父杜母今忽改調大藩自以次公

乞養未行慰留遽為陳奏深拂當道之意故陰尼之引年歸隱時乎時乎

復黃子壽廉訪

敗軍辱命上負　國恩下乖夙志正如兒童逃學日思師長訶責辱書慰勉交至殆以艱苦備嘗不忍督過之耶然益慚仄矣公至交莫如鄂生再同至交莫如佩綸一年遘此兩獄知公不能釋然於懷然世路之險交道之薄自古已然昌黎陽山一貶乃致疑於柳劉浼溺亦失賢者度量不如反身修德素患難行乎患難惟謹守訓言持以定力而已輸作之暇思稍為有用之學惟幼年涉獵不醇竟茫然無從證入公如以為可教黃石一編要當於博浪不中後密授孺子耳劉倖惠我晏子左

驂之義然越石正不必贖公真清乃時以廉泉相覝慚
感頌臣南次棠東公同志盍孤如何如何

致黄再同太史

拙書不敢點佳紙惡詩不敢汙清矑故屬仵久未命筆
也偶作陶賴勺藥一篇不免規撫定惠海棠然實亦可
異惜詩不足傳之耳寄稿奉覽如可存擬塗上塞責如
嫌冗長請稍芟削儻不足存即俟有新作再寄以周禮
疏勺藥流黄並舉與牡丹似是强對若以牡丹爲指斥
則流黄何指耶一笑

復奎樂山中丞

前屬暢敘離情閫事難細敘謫居引罪不敢辨知己相
信深亦不必辨閫人有爲而發左疏亦模糊一片弟初

二豫飭而其夜何督電來復飭諸軍初七到馬江查明具奏奉旨獎其詳明而又以為十五始到馬江十五文案全同馬江弟先到馬江久矣往來其間即是到馬江也敗而謫何怨巧而謫難堪諸將非我部廠中遺失物件弟已詳報半紳士搬回坐將士搶掠又有何據耶遺失皆木器不搶四萬現銀而搶麤重家具有是理乎一廠保全遺失些須彼時亦勢難苛求總之船廠具存而南洋奏已失故有陸師盡潰之說陸師潰船廠誰守者陸路殺鬼四人餘皆粵人及教民約殺十餘人弟亦未請獎內自獎之後人乃以濫保為弟罪也孤拔已死死於馬江弟不敢報嗣聞人造謠謂其未死今已確實為陳英打死鑒而法人云未亡故有水師自焚之說水師焚孤拔誰擊者大略如此詳細面談

復章琴生太史

得四月廿三日惠書並讀賜詩慰佩無似閣下疑綸書

學山谷詩亦必學山谷故贈詩有坡詩放谷之意關時
兩絕可爲神似然本家筆意終近蘇也佩綸偶與子儁
同年論詩子儁學杜謂杜須從玉谿山谷兩家入手方
不麤直此自前人名論然終如竹垞之病不好山谷詩
葢鄙性如奔流亂瀉苦少紆迴故詩亦乏姿態孝達初
見佩綸謂論議爲上四六次之詩爲下辛巳以後手生
荆棘彈不成聲而孝達乃頗進之孝達於鄙人幾似坡
之於谷好而不知其惡然益悟前之病乃坐剽滑矣閩
浙道中稍稍以詩遣日近於蕘唱牧歌豈復入格一受
閣下鑪錘便如諺語公牘語坡谷入詩轉更嫵媚也誦
所始取山谷集讀之竊主洪玉父之意斷自退聽使與
蘇仙門逕相通而辦香終在玉局覺其天資學力直合

李杜爲一手而氣節過之江西一派不過分支殘滴猶足潤及九里真不愧蘇海之稱天津一別不可無詩寫寄稍遲軍已壓壘又坐不能先發之罪可怖可怖勉依來韻和成並前詩寄上伏望指示疵纇使鄙人三年中於詩學稍得了悟亦是謫居一適也内人四月間病勢增劇比仍延舊醫受藥稍愈眷屬作何安置近亦未能定計坡公貶黄州直以家累付子由致之貶所今弟弱於子由婦弱於同安兒弱於斜川安得詩不弱於玉局耶和詩第五絶直以老坡自況僭妄爲罪然其平生師友孤轗志節似亦未減古人

致奎樂山中丞

前交永峻峯一書當入覽矣都司王金榮爲覓一屋在

下堡南門內地僻室潔與諸流人遠擬即移居八月開再致眷屬也陸宣公在忠州不交一客避謗省愆謂之乖冷即亦聽之昨始至察罕軍臺一行早知鄙人必有此役庚辰欲厭勝之而公不欲弟往今罹此厄劣弟頗怨老兄也永公送燒豬殊不佳更悔出塞耳

復李肅毅師相

奉十五日教極承垂念伏審即日台候萬福抃頌無量和約既由二赤鑄錯已成公即力爭何濟興獻以大治水師善後未始非計但閩廠已成錮習津學始有萌牙無人之病視無財尤甚公云無下手處鄙見正恐下手之後無事人人插手有事人人束手耳然奉日迴瀾終望公以隻手援天下也鄙即有夷陵怏怏之懷信安咄

咄之字亦非左右所能窺測實亦省愆養晦無所怨尤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至言敢不服膺憶公以書生不知兵見曷意頗不甘今重理故業作字爲文全不入品書生正不易到況知兵哉欲然不足之心生斯老子所謂驕氣態色洗滌殆盡特此志未敢稍懈也五六月後騾馬就牧輿者漸稀書不易達婦病不減都下家問亦難如期公書十五交驛廿四至行九日而伍廷芳賀午日敬行六日

承示小阮云云不甚解彼以轅固讀城旦書非　長信意證以青詞似潛邱逢興娟閣巫圖解釋殆以此說公耶鄙但知反身修德故在津時得仲容書未以上白今猶此志也然公有綢繆骨肉之誼鄙必謂此閒樂不思

蜀豈近人情惟以理論行使止尼固有矣在以情論公愛我我亦愛公不求繫鈴之人而縣解之亦徒捋虎鬚而已大蹇朋來干寶釋爲權智相救知聖賢處此亦非貿貿然救人也公之憐才耐久鄙所深諭其能設法固不感知己之私恩即不能設法亦豈以棄予爲小怨從容審度惟公内斷幸勿使鄙預聞斯兩得之矣

復奎樂山中丞

奉五月十八日惠書肫切懇至有綢繆骨肉之誼 先人數奇弟又墮家聲幸老門生有公不啻歐之有蘇然亦滿肚皮不合時宜奈何奈何弟謫居不談時事亦未敢忘時事京津消息時通所聞尚不孤陋和議十事均確從此越南淪爲異域矣近籌議水師合肥即不願任

其事從前水師直是兒戲習氣甚於勇營沈文肅不得辭其責也弟不欲歸過文肅而閩人轉劾弟以爲文肅解公私厚薄自有定論近英與俄有隙乘機據高麗之巨馬島及南洋金山奉賢海中之花鳥山泊師船設電綫一旦與中國啟釁則南北洋之氣脉已隔若不講求水師則外海之險均屬他人弟幸已再出言水師先後四五疏而第一疏即伏保唐徐處分終且以水師敗此天之未欲立中國水師也滇粵邊防自當於無險可扼之地設險以守事定則大農必竭力撙節粵人頗不滿孝達而孝帥以兼籌并顧所借洋債亦過多恐邊防不能放手布置耳近遷城南宅頗潔淨乃都司王金榮代爲料理婦病漸瘉潤師九月入覲父女欲一見則今年未必來此弟日惟讀書遣悶亦不

顧全家來此也某公素極相契莫測讒嫉之由都下傳
聞則以月餘共事嫌佩綸和戰異議遇事折之疑爲左
袒舊樞然鄙與舊人亦未嘗附和遷就也安命省愆此
真不足計較惟　聖母當衆口喧囂之際猶垂愛惜卒
之遣戍亦非　天意每一念及不覺泣下恨　重恩難
報耳公交代須秋冬五日京兆公事及僕從輩益宜加
慎達夫韻侯均在左右否
所傳八字不確鄙方欲解紛聯好肯以刻激語觸之乎
我退讒至疑爲附舊噫欲取富貴肯附舊乎且舊亦不
喜鄙人公所知也一切委曲非面談不盡
復李仲彭公子
塞上傖荒日與老兵爲伍路尋牛矢香換馬通正復難

耐得惠書霏如玉屑便有松枝代麈意琴師乘我窘迫以旗鼓逐之敗將恥敷奔勉與角力能不絕臏幸弟異軍特起爲兩家解鬬何如鄙人咎皆自取何所怨尤致琴師書欲毀譽兩忘涵養正恐不到日惟讀書習靜然亦弨弛馬閒漸覺不受羈絡矣弟就試南闈何日戒塗文字終以正大爲主匪務時名亦繫福澤鄙人受知師門頗蓄濟時之志一擊不中豈可再辱然世事方艱正不能無望於喬木世臣也弟勉旃

致瞿子玖學士

留都下兼旬親舊見再同同年見次遠而閣下兩過蕭寺均不獲一晤稍釋飢渴殊悵悵也貶所稍暇擬作一書道意適聞閣下已銜督學浙江之命秋試在近駐

征必速頌仰何似子儁同年以恪靖奏准立傳穀士作史館提調時以事實太少適館中修儒林文苑傳牒下浙籍徵事狀朱茗生侍郎歸時曾屬其與在籍紳士具呈撫部奏之佩綸學淺福薄年來才庸誤國而家事顛連相繼亦半誤於庸醫勞苦憂鬱中未暇一詢茗笙譴戍過杭亦未敢私造故舊也閣下與子儁至交必能發潛闡幽且又使者之責望與茗老商定咨館爲幸近狀屢屬再同轉致不復一一

復胡守三大令

兩辱簡問存慰良厚慚感不已佩綸得徙近塞省過感恩思務學以補其兀來教稱引過當非所敢承也綸自筮仕以來即恃二三親舊佽助在官蕭然去官亦止

於蕭然尚不甚窘乏家素儉謫所視京朝浮費大減近
臣得罪宜自韜晦絕不與人往還故用錢處尤少見貺
百金物意兩重理不當辭但五常邊瘠閣下初得官宗
族交游共望河潤不免割廉節俸以副其求鄙人且未
欲遽拜大惠佩綸於君臣朋友之地絕不敢稍有虛語
以虎臣將意堅摯故託琴公代致下懷風義世所難得
使鄙人謹嗇之節附以不朽不更佳耶邊徼荒寒伏惟
以時自重不宣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啓者奉十一日手教伏承一一籌議水師仰見　聖
明遠大之略曹公歸自赤壁即肄水師周世宗以南唐
水軍銳敏歸自壽春造大艦習水戰割據之雄且爾

神武臨御首輔惟公無人無財要宜陶幹馬江一役由於將不知兵船不如敵而中樞又縱法入嶮先人豈可以此自餒哉恪靖勘復一疏鄙人嫌其雜引譌言而政地謂其瞻徇敗將復奏瞻徇尚如此設盡如石意以朝旨嚴峻怨家過多從而下石焉事未可知也伯潛謂其始終稱服遭申飭而不悔固此老護前潛亦善揚其美然在世道荆棘中有此一節非無益反害者公言得毋小過人誰不老哉佩綸不附左亦不訴左平日持論如是即謂因其瞻徇而瞻徇之亦受申飭而不悔矣呵呵反身修德深恐言出而躬不逮造命之權聽之 君相前書語甚決矣公猶時宣諸口無乃愛佩綸太過而不免私意回惑此等事參權智以濟公心則可冒嫌疑

而爲私請則期期不可無論泛泛者不必豫謀輔決即赫赫者亦不必下氣乞憐公秋初入覲承内政更新外侮初戢之後宜有嘉謨偉略佐聖世而服新參若以一夫失所旣不肯抗言逢怒而祈哀委婉以動當途是鄙已辱而又因以辱公甚不願公之出此也佩綸誠行薄數奇即釋回何益即起用亦何益誠不當虛生此世則盈虛消長亦當有天道主之公勿爲我戚戚鄙之寃不寃並不係事之結不結岳武穆不願以和議成而進階鄙極不肖又豈願以和議成而見赦耶阮意甚執昨書來言鐵香告以巳報孤拔死與公訪確實爲陳英擊斃云云確否與潛書姑及之以塞閩口而已

復陳弢庵閣部

奉四月廿二日惠書伏惟上侍康强禮堂閣學尉企無
量孝達屢以撤兵太速爲言政府惡之電復頗如公所
聞俄法兩役孝達名實俱到矣講解事由赫德合肥屢
爭譯署不復清卿憲副奉　命會俄勘界近尚未行閩
中傳言抑何可笑朝邑乞病言者劾其取巧皇遽而出
塞上所傳如此較閩之民謠稍異孤陋則有之顛倒則
免矣馬江役疏雖潘詞不副樂旨馳譽不助宣威而恪
靖之心衆皆喻之公謂恪靖於鄙人始終稱服雖遭申
飭而不悔敗挫之後讒詬之餘能堅定如此雖謂之神
明未衰也可佩綸自勵自勉不爲私謝待恪靖亦不薄
也陳英傳正擬纂稿鐵香言巴特納於約定後報孤拔
已死實則初三之役爲陳英礮擊墜未至長門而死是

曰陳英當孤拔之舟此言必確戰後德副提督輸情於方道星察理笑之小邨以巴使慘沮謂孤必死電告鄙人八月間合肥訪聞從法教民家書言孤拔陣歿法將各官加等議處與佩綸先後電署時京僚之劾已傳內疑鄙爲止謗計合肥亦疑信相兼不便再電玉溪詩曰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今馬謖未逃而孫歆未報亦稍免於詩人之刺矣都下頗傳此事爲鄙人不平知武子少年坎坷果老而有裨於晉霸豈以一襄老之尸爲輕重此正可爲陳英傳料耳林文忠公詩學何家乞公撮要見示或作一跋寄正但子瞻作潮州韓祠碑則可鄙非其人恐以疑似滋謗稍緩何如舊作辟歷梧詩望錄稿見寄甚愛此詩也公服膺曾文正能立

能達不怨不尤之說舉以相勗足見涵養益深閱歷有得惟時事艱難人心浮靡較之粵捻尤難著手公於三年伏處時宜將一生作用擴充基宇立定牆壁方不空過此日月就曾侯所言論之仍當先從堅定處著力耳鄙人近亦養心省過安命甚易去矜甚難公言正中我病痛每念晉重耳備嘗艱苦何以一見楚王頓作壯語諸葛侯街亭敗還何以能使朝無譏言軍無餒志蘇長公謫海南何以浩然不衰翛然自得其所養所學必有大過人者胸中時以此數公盤旋便爾斗室高朗生氣遠出

復李肅毅師相

奉初九日手書並海戰新義所以獎勉而慰藉之者良

厚退由進求教亦多術感悚非所敢承法人虐越致亂
匪由法逐約誓甚明歃血未乾而背之計亦無賴朝鮮
極是隱患壬午秋過津曾與公密論之鄙意欲不撤戍
軍以此果筱軒不內渡則去年無訌倭之衅今年即無
附俄之端大院君尚有志氣然性亦梟狠忽縛忽縱即
無銜輒圜成魏豹絕津之慮控馭要當有體信及豚魚
望之公矣惟以世運論李成桂一篡賊耳而子孫久長
幾於商之六百今固當爲季世以人事論其父子兄弟
夫婦君臣閒乖戾如此亦爲亡徵鄙見非勸令內屬强
鄰日逼勢難久存然內屬亦談何容易此誠肘腋患也
保邦馭遠終以水師爲講武要圖但非規久大戒浮虛
不能成軍不能得效此豈一手足之烈無室柱而始種

松無魚滄而始結網計誠晚矣然猶勝於不種不結者移居後心益澹靜三復公書憂從中來耿耿不寐莊子所謂槁木死灰不易到也海國頗未輯睦秋請恐難俞允祝嘏例賜珍入宴勞臣但知嘗膽臥薪可謂先憂後樂矣紹都統欲援例調鄙入塞効力亦市恵亦畏事據云都下有浮言實則無之黃主事貽楫閩人爲黃剖冤于按察蔭霖爲黃明志其說頗播聞忌者不得不刻繩以相抵制紛紛者何時已乎

致于次棠康訪

家書來知從者入覲甚慰甚念佩綸過都下以流人羈管不敢登堂一拜太夫人聞康强逢吉近當益加滄飯也南皮治粵任重事煩得公相助必能同心共濟都

下頗以南皮於屬僚禮節脫略為言此自憾者之口鄙人深知南皮敬愛我公極為誠至願公到粵補南皮之疏而不苛南皮之細庶益收笙磬同音之雅時艱日亟吾道日孤公所見遠大當知鄙人苦衷並非為私也前已屬幼弟代達恐不詳故又及之閩粵被水治刑獄理財振皆吾儒活民之大政如太夫人意許公遠行攬轡澄清為粵人祝罪廢不輕與人通書知交遠別有難已於言者近狀當已悉不一一

復李肅毅師相

初六晨奉初二日手諭何其速也海軍復奏崇論閎議博大精深闡之神王公自德厚功豐兼三不朽而罪言亦庶幾附驥尾而稍彰也奏稿暇乞寄示文字以有用

於世爲貴辭賦壯夫不爲聊託於變雅畔騷而已豈願以詩鳴哉況作者如林欲與古今詩人爭一席亦談何容易耶朝鮮之事禆竈適野杞人憂天耳大院欲錢王納土中朝如光武閉關此自息事厭兵之意但今日邊海閒欲百年不用兵不可一日不足兵鴨綠江琿春兩軍即海艦如林陸路亦當有此勁旅老成碩畫遼瀋要圖並此不決非淺見所能測矣香濤於朝鮮未必著議海軍之疏如何佩綸前月杪被都統文書調入塞垣效力自聖人言之則曰素患難行乎患難自道家言之則曰彼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而已酷暑漸解微涼欲生伏惟起居保重不宣

復顧皡民觀察

氣類相感幾於銅山東摧殿鐘西應瓦釜之喻何外我也承手書論諸葛公讀之不甚解謂論諸葛耶則所見求異於衆而亦未超然於衆也謂借古人以爲佩綸解耶則非佩綸之所敢承也佩綸極好陳壽國志頗著有諸葛公馬謖姜維論自謂稍得公之用心與蜀漢當日之情事馬江敗後都焚棄之蓋以身親行閒而傳聞之辭足以奪其目擊之實況秉筆者出於後世之書生而爲敵國之史官耶古事如此則今事更宜置不論莊子同乎我與若異乎我與若數語盡之矣執事以一身孤立於驕帥惰兵之閒委曲彌縫以行其意猶爲忌者所中挈眷聚遄行數千里勞苦可念然去荒寒獷悍之地而得與二三知舊暢然歡飲辭王事之靡盬而遂其懷

歸將毋之樂於計亦甚得也引　見後以何官注選長安久居不憂窘乏否天津一游否均念近狀鶴老及安圃當詳之不贅

復趙菁衫太守

南北往還邐海者七而未一觀齊魯之郊旣入郊矣兼程就戍又不及訪閣下與共登岱宗觀河濟亦恨事也出塞已三月謬謂近臣得罪不宜與人交接杜門念咎而已或傳閣下守青若沂以未知子方爲鄉人而與執事密戚故未得一見無便亦遂未奉書也乃遠承手問殷勤累幅所以開慰者良厚佩綸力小任重罪大責輕貶所去鄉不遠　聖恩體恤至矣平居信古人甚篤故往往與時忤然亦幸而有一二古人在胸中故危疑震

撼之地亦往往處之夷然子方比已晤當一一知我近狀不煩具陳矣近作灑落清婉耐人尋味美政新詩與時俱積精神滿腹似所患不足爲累但諸葛街亭空傳綸帽東坡儋耳但製椰冠怪閣下尚以紗帽嚇人也呵呵殘暑新涼惟起居保嗇不宣

復朱子涵内弟

承示都下近事似弟愬靜者形擾動者心處世保身一切須從平恕上做去至於炎涼貴賤自漢以來既有此說儘可付之不論不議也禦寒既須厚狐玆購猞猁猻馬褂一件青狐膝袍一件價七十五兩乞弟估量如合宜即購之如價昂於都皮劣於都即寄回可耳書十箱之外諒亦無甚精本俟過六七月如眷屬不來凡尚須

檢數種來塞此時置之架上暫勿入籍閒人唐書易覓甚慰尚有揚州岑氏繙刻聞人本多挍勘記及舊唐逸文其紙板必精好勝原刻可一詢之翰文公羊本非佳本配足便閱長短何礙費神謝謝扇一握久思遣筆移居後心靜意定讀史之暇將班香史表檢點一過前漢后妃略有端緒日有所營故未暇作字有姜桂畫一幅並題跋不知尚在尊齋否因班香並及之合肥所贈馬弟如減騶不如還之津門彼此既無人可借亦正不必借人已屬僕輩料度矣

復李肅毅師相

前牋請水師疏稿初十晨起得初六日手書爛然滿目正大疏也兩心相契捷於輪車電綫矣公自謂議論視

甲戌大進佩綸謂視甲申致譯署書亦更擇精而語詳力厚而恉遠公本老於兵事又綜覽列國軍書日接南北中西往來之文武士商虛心廣益沈思而約取之固宜日異而月不同也如佩綸者書生耳敗將耳公且殷勤誨問不恥不倦雖不能如子綱之贊討逆左車之助淮陰中心固已誠悅矣用人籌餉當有因材之教持久之規略得蠡管蓄疑待叩如得歸侍左右願借前箸以撞大鐘儻射鉤之怨不釋賜環之恩無期聖不云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矣入

覲有日依依予懷

所示某公之言密叩同人昨阮書云怨者自是孟子嫉者實是潛邱自黃公詳述閩情亦均覺棘手之太重今公所請止於馳驅而無關朝局或亦易於轉圜更有別

劉一解者謂前雖自請逮治而仍畀以船官者以閩孤陣艷也後雖復奏贍徇而忽投之軍臺者以閩孤未死也今都下均喧傳孤酋死於馬江但得公證明其事則摧碎連環不解之解是說自日本黑田顧向來此發之其後閩浙滬都函告者共十餘人鄙終以公所聞爲定論且馬江船燼士燼亦恥以一孤豚爲解嘶也惟孤拔之死何方頗訪有端倪謂其必不死者惟英領事及閩學生耳八月間公電署黃亦續電魏瀚旋鈔一孤拔封口告示謂得自英副領事霍必瀾至今思之告小宋我水軍未戰者爲英領事星察理即代法遞戰書之人告譯署言黃逃軍散者爲巴夏禮送孤拔封口告示者亦英副領事而初八九英德美三水提或言孤傷或言孤戰後未見其爲死於馬江無疑今衆口同聲駁駁上達矣公處耳目寬廣若有確據足以一言即不爲賁計固馬江之壯魄英魂望空膜拜者也總之

證實孤死則可因孤而及賞則不可不可有二賞以馬江忽從寬忽從重將弁迭受賞罰內降信筆低昂今若再以孤事動聽孫故死生王尊賢倖太覺孤埋孤拊朝令慕更不如另起鑪竈之爲得體也馬江之恥譬諸句踐之棲會稽曹瞞之敗赤壁天謗其夾尚圖報仇雪恨否則遇如日月之食孤拔之死不能以時明白即是罪諜不詳事後用以自免尤覺不值且果當有所表祿於世幸會之來何極如其數奇福薄即公能造命回天恐我亦氋氃不舞此不當紏纏前事之爲超妙也惟時等脾肺

既非下愚所能測而同人之言亦頗奇詭動聽姑備一

說或便中附奏以應前言或入都閒談以起下節即結

不能解而孤亦不能生似無人能苛公失言耳自念狂

直乖謬忤世要師貽羞知己孤拔之事甚恥言之而同

人頗嫌其矯亦不敢匿不以聞左楊奏水師鑿船張成辨誣聞交席查此信甚確或云內閣孤死漸疑鑿船之說不根否則一親供無交查理或云內以劉言有去楊之意或云將以此定張成實綴前傳控賞非也

陸軍潰逃如此則鄙人遣戍固宜

蓋左口惠而揚心忮陽徇而陰擠之此亦無形之下石也瑣瑣雜陳不復檢忌愧甚

致鹿喬笙比部

聞有内閫之戚潘安仁所謂牀空委淸塵室虛來悲風者事後且爾況新喪耶鄙人嘗喪家道深喻此情何以致慰惟慈姑愛婦不免心傷閤下託於達觀或稍寬老人懷抱耳滋翁前輩已到都請　訓請假之期望示知泰撫之久速與寒家之行止略有關係也塞上近況安圖當詳言之滋翁前輩前有一書未能即復乞爲道念並問起居謫居畏暑竟省啟狀幸勿見責

復顧皞民觀察

奉惠書敬承一一讀銅井之書如玉溪之詩須得言外

之意蕢齋非謫居多暇亦必囫圇吞棗今乃細細咀嚼蓋得真味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此自爲中下人說法易云立不易方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使此心稍有倚著則立必易方而困者益困蕢雖不能安而行之亦庶幾勉强而行之如此則媚者聽之不言者亦聽之矣銅井以爲何如吳山有市氣西湖吾釣游之所但外湖亦頗有統領氣山陰道上爲人伐石取材略有河工氣然乘月泛舟千巖萬壑畢竟東南秀異所鍾小受薪牧正自不掩其佳耳銅井舍山陰而話西湖豈過江以後處處稠桑未暇臥游縱覽耶武侯澹泊兩語本之淮南言之匪艱行副其言言乃足重銅井有得於此願更惠以規匡我不逮鶴老甚念之

復李肅毅師相

廿六夕得廿日惠書敬承一一張成供由福建司錄出席因臺獄出使此特附案耳先發游談船已燼矣鑿不鑿均難確證原供謂非營務處及先逃彭楚漢嘗以其落水遇救咨子峩核辦以折服省謡而營務亦即水提所委似成無可減而貰無可加席與公本無深交公自吐露肝鬲而席並張成一事亦不一及其爲隨口應酬可想此庸人耳無從下石亦何至望其垂憐耶胥靡雅春時宰之怒已解矣若必欲置之死地閫劾即可逮治何取如此曲折儻欲坐以莫須有古來英傑屈陷者多矣何爭一貰天下事在情理内者能防之在情理外防不勝防則聽之貰煩以此養心遣慮而時以此貽長者

憂愧甚愧甚總之彼此所聞均不甚的俟公到都相機行止可耳子義在都亦聞陪客之說乃孫燮臣告之義云法船醫至督撫委船政以當餓虎而貫毅然來撥屢奉不必拘守之電終不委去即此一節在國非取巧在朋友為緩急可恃之交就使作陪客亦值得貫不敢當而其言殊快惟父母年皆大耋夢得有親子厚輒為慼喟耳朝鮮似有闔妻扇處衛輒拒父意兩阻使臣殆託辭

復朱子涵内弟

手書收到黑頂子之行定是謠傳信如導論動不如靜洋猞猁此間五十金可購烏雲豹前送來者索二十五金亦有貓皮在内兄欲為塞上禦冬計或云袍以青狐

爲佳然否翰苑十餘年諫垣十餘月並無一狐裘儉更甚於晏子矣新皮此時未到到時或弟能來游則更妙游廠肆如有東坡七集代購一部板須好價隨意酌之便中告知安姪同留意安姪處有三蘇全集但板不佳耳共書可查香濤答問便知

復奎樂山中丞

奉七月廿九日手書敬悉起居佳勝眷愛安穌慰甚越事鑄一大錯朝鮮亦有士徵不敢深論合肥服闋請覲以法事緩至今年以李是應事緩至八月昨已到都書來云議滇粵商約並商立海軍恐有兩句之留駕槧開禁合肥海軍疏內亦有屢畝之議亦知禁是虛名但此事勸公步香濤後塵不必步合肥後塵也既不必奏

亦不必向剛公議及其利弊與鐵路同得人得法有利無人無法大弊土默特事理當再言但公旣欲乞病似可不瀆如入都與當道詳言之則動聽而不著迹此弟近來閱歴也旗人謂公專與同鄉爲難定靜村即云不得云無弊但樂山究多事止可胡盧也一姬化去可念惟如夫人近有佳兆此固弟所禱祝者子良已到都履任必在十月眷屬切勿冒險就道惟公一卸撫篆即請病假似不得體如無礙則請假留晉爲是乃高年第一要事所望公垂老徵蘭鄗人三年歸田尚當作訓蒙師也呵呵舊唐書聞淮南局已有新刻弟即往購楊君不報命亦聽之志書請攜至都門不必寄塞上子戢已來戍所尚不寂寞舊游之果園茶市重到不堪回首近習騎往還一二十里漸能綏轡徐行惟上

馬未能敏捷所以然者非湖上騎驢亦非據鞍以示可用聊以解悶耳三令愛到晉當知文山與朝邑亦甚齟齬不知其所挾何具矣

致李肅毅師相

前復一書當已入覽矣　珠簾獨對亦爲趨風　恩紀駢蕃遜聽忻躍敝省先哲祠花木清疏收藏精雅蘭師青老皆老同年似可賦瓜葉以戒一獻亦輭紅中一段佳話坐無車武子何必不樂哉刻思及一事琴生久在幕下可云繾綣從公五六年來內斷坊局之階梯外無道府之軌徑章留後徒擁虛名杜陵不將以賓客老耶在琴公澹於榮利初無抑塞避就之念而其家貧親老公與黃所深知觀其嘲東山之小草求蜀道之當歸或

亦人子至情乎叔耘佐幕優得關符琴生承之當海上多事之秋勞苦尤甚公似宜延譽於時宰畀以直隷道府一缺遂其捧檄承歡之意即阻其奉毋偕隱之思晉公霜鬢苦心遠憶香山諒不近遺持正且平原君之門亦未可毛遂自薦則進之魯連子無所求則聽之也祖護同年幸勿見訶

致黄再同太史

聞將移居鄗人亦正移居也鼻出血可愈公以成山及鄗人故忿懥或失其正使天下得公十餘輩足以挽世風正友道然憂能傷人久而致疾使成山與鄗人何以爲情大蹇朋來干寶爲參權智相救也今吾輩既不尚權智則莊子所謂安之若命而已公徒壓擾日讀莊子

大字本不過獵詞藻爲詩料而已猶未讀也鄙人爲學亦苦不能專一然論著作則不足理境則頗有悟處矣次棠赴粤與否似須稟命老母鄙人勸其到粤勿以形迹與孝達不歡其意甚苦正與公同非勸其退也昨已作一書勸其入粤治振活民並申前意可免傳謠紹永兩都統均循例一見初無牴悟此必王鼎丞輩因佩綸不與諸流人伍歸而造謗耳鄙人之氣勃發亦當有時公亦疑我爲濯夫乎

致朱子涵内弟

弟侍膝下不可遠游重陽塞上已寒漠月邊霜尤非來游之時三伏中向不聞蟬今年之暖爲十年來所未有但晝莫入屋可袷衣行戶外即須加半臂否則薄涼砭

肌如八月初桂風蛩露也盛夏如此禦冬之計便宜綢繆潤師欲贈寒衣兄私居未有貴重之服兼金狐白硃傷儉德語云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今爲止寒計不必虛言自修矣貂裘贈自君家狐裘贈自潤師卽論自修亦何減魏蔚州耶安圃想時見寄上蘑菇兩斤味厚否乞代呈堂上聊供廚下羹湯耳

致奎樂山中丞

廿四日所寄一函當已入覽試院茶香晉祠稻熟想士民交須使君也昨檢得乾隆　諭旨在　聖意於臣僕之稱原不欲過於區別而末句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一體稱臣著爲令本爲漢員附滿改稱而發則滿員與漢會奏稱臣會奏之外卽專奏公事仍從舊例卽如此奏

滿臣請安稱奴才今奏事必有安摺豈奏摺稱臣而安摺仍稱奴才乎不可通矣故特錄寄乞
酌定此次與剛公一按一銜兩摺同發稱謂似宜畫一
以免挑剔總之滿洲舊俗相沿已久稱臣未必榮稱奴
才豈得為辱與其不應稱臣而稱臣使人謂有漢人習
氣不如應稱臣而不稱臣使人謂存　國初舊風也至
要至要改之為是但從前稱臣亦不必糾纏檢舉其病不過誤會　旨之意耳交卸後如
何乞見示一函以慰懸系

致奎樂山中丞

前論奏摺體裁曾錄乾隆間　諭旨奉覽惟弟因來函
有晉省旗員督撫稱臣已有舊式不能無疑連日又借
閱各朝　聖訓則道光年間竟有旗員督撫藩臬奏事
一律稱臣專條深愧弟之孤陋妄斷特再函知

復方銘山觀察

奉六月初五惠書尚承垂注就悉逐初絜養進退綽然何勝慰佩湘人查辦關事任筆輕重信意寬嚴全不抜切情事凱軍在長門不能一顧對岸之金牌則免譏而得優賞閣下在馬江不能兼顧數十里外之南北岸則撤勇號而復罷官無非以不甚愛惜之潮軍以求媚於閩中一二劣紳而已在閣下解組歸田隨兄奉母自能澹泊但弟以客官倉卒視師當事委予我及弟以當勁敵無不瑟縮退避而閣下獨慨然來助保廠無功壞臺爲罪在鄙心實覺耿耿使當日隨節長門相率避至連江定得與凱臣同邀甄敘矣此固閣下之愚不可及也子我已於本月廿五日到戍話舊感懷頗不寂寞肥羊

美酒醉酣縱論未嘗不及閣下也鐵香鴻臚乞假省覲旋奉　命往勘越界晤敘時一切可了了矣

復李肅毅師相

奉十五日蔡邨手書敬承一一朱邸宴酣舟中大牀高臥當夢見周公而乃夢見胥靡耶垂注至誠感愧勿諼回憶辛巳同舟臨流縱話能勿黯然中書集議天策建牙立橫海之新軍拜臨淮爲副帥　神謨重寄駕漢超唐惟船政不逮海軍戶部不籌專餉公慮空拳獨張終涉敷衍洵爲至論遠猷大政似當從聚財選士來工利械著力不知海軍開府何地辟屬何人故鄙夫但領印而亦無能贊辭也時宰猜忍直道難行鄙正以養拙修德爲宜舊事如春夢無痕怨者忌者久亦泡幻復琴公

詩恩怨一生何足校羣公平賊是匡時坡公肚皮將不合時宜除去餘地甚寬吾固實能容之矣仲彭弟南闈高捷爲德門慶去年與香帥同舟稱述公子之美鄙言將以人廢而仲弟自致雲霄差喜月旦非妄惟老輩有言秀才得舉是人生一大關目初年閉戶潛修父母師長管束甚嚴及得舉以後謁坐主會同年人事漸多聽言易雜遷蘭變鮑轉化無形仲彭識解頗超公尤訓督罔懈固無慮此而家門鼎盛世風喧卑不患無諂附之朋而患無規益之友將來復試入都飛黃騰達爲其延接時賢不談世事不論洋學多親耆德少交才流專以木訥沈潛自晦則蘊蓄益深而成就益大此固佩綸能言而未能逮者然無物將賀即以此爲錦段錯刀矣

復奎樂山中丞

奉九月三十日惠書敬承起居佳勝政事清平慰頌無已海軍情形九月杪復書及之所訂四船急切未能到華而合肥亦不敢自抒所見仍是敷衍之局洋票見於合肥復疏弟亦覺其奇謬聞政府頗以為然大約文山必不以為是鐵路一事弟不願著議而閣下好問深求大有欲步香濤後塵之意一言以蔽之中國兵強不為洋人牽掣成之自有大利如近日局面赫德把持洋稅則是驅商歸洋各省並無精兵則是為敵引路且所有釐捐驛遞一切章程均須廢棄而電綫鐵路朝發夕至則外省一奏未成而謠言已到都下從此諸事均可取決要津巧者可承意恉而愚者必受挾制矣至其事前

之耗帑擾民猶細故也此事即欲開風氣止可試之新疆爲我兵最强敵商不盛之地可成之可聚民興利就地生財養兵且中國指腹地欲行似當在海軍著有成效商稅收回利權之後近日不明洋務者固執不通而所謂洋務者亦是固執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國之理在彼以爲大通而自鄙人觀之正是固執不通也此段議論即香濤亦恐非之而鄙人自以爲名論也閣下正亦不必告人耳

復陳弢庵閣部

十月初九日奉七月廿七日惠書敬悉上侍康强起居佳勝慰頌無已臺北之游縱觀形勝壯哉此行密邇粵海竟不乘興一訪孝達何也宋五子書惟豪傑可讀公在都嘗有此言鄙人自問實非豪傑故於五子略一廱

目愧未持循負謗積訾殆由不學　本朝學派　國初則爭朱朱王乾嘉則爭漢宋　中興名臣倭文端專守程朱而曾文正則漢朱兼治二公旣殁支派亦微孝達爲世通儒惜未著一書然經術足以致用公以沒作用沒膽氣自謙而立誠居敬以承濂洛之墜緒而紹倭曾之心源三年之中養蓄禮廬振起閩學固鄙人所深望矣安命易去矜難此鄙人自道所得閣下謂其用世太急疾俗太嚴兩者俱難十年深交何作此語疾俗則有之急於用世吾知免矣過都就成畧有小詩酬答同人初秋姊氏殁於杭州三月來此事都廢左文襄之薨同時聞耗深爲　國家惜之謫居絕慶弔亦未敢有詩文祭挽也

復劉省三中丞

閩江歲莫北旋受代之日僅以洋職商定厚庵攜至臺北而鑒於前者庽書之奇險未能再專一使歉仄何如昨於伯潛處寄到六月初七惠書四閱月始到固由潛公遞寄略遲亦足見雁塞鯤溟相睽之遠矣承賜千金深情摯誼豈敢言辭但佩綸立朝十年自以受恩過深得名過早每每矜慎小節動涉拘迂而誣謗之來且復出人意表況在謫戍能勿深防春閒到塞旅費恃少荃師佽助家事屬之舍親尚無關乏贈金屬伯潛就近寄還怨由聞伏餞自閩來我兩人徒供閩口不可不慎也若蒙恩釋戍還鄉寸田椽屋均待綢繆他日公若割俸分廉爲故人買山之資必不再卻區區愚衷不啻

揶示勿以矯僞疑之

復李肅毅師相

十二三日連奉手教敬承一一漱蘭詩評屏斥太白辦香南豐論者均以爲謬佩綸因其已罣吏議不復深言而亥我公任事之心張時宰拒言之欲不得謂非鑄一大錯以鄙人久在陶鎔略知海軍甘苦賜書縱論於憂讒畏譏之中嗇獨居深念之意救時孤抱流溢行間殆非自鳴其不平者乃猶以涵養未至自嘆則名世勛庸更進以大儒雅量設漱蘭見此當盐自悔失言然鄙人卒爾之論卻嫌初九一書稍有理學家習氣未若初四日書披寫至誠磊磊落落如房梁公疏奏千里之外猶對面談如蘇端明詩大踏步便出時見英雄本色也公

得毋笑佩綸意氣雖平習氣亦重乎要之時事如此
主恩如此公當獨立不懼力爲其難以葛侯謹愼之心
寄敬仲富强之政局外之譏評不足慮局中之艱大爲
足憂耳佩綸謫居改歲讀書走入訓詁文字一路漸涉
瑣碎於經世之學未必有益而日手一編温故知新頗
有所得瓜代歸來乞一講席爲買山教子之計其委心
任運或得力於老莊至省三之所謂心平氣和談何容
易耶其所贈千金重以公命於情似難再卻稍緩當復
書致謝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廿六日奉廿三日惠書敬承起居康勝頌卬無
已海軍徒擁虛名庸才積猾均可濫竽何獨苛及勳舊

大黄射前小徐篆後殆有心疾不止爲人所愚獨門下代言旣以更張讁言者又以成全諷重臣豈藉此駕馭英雄亦失推心置腹之道矣昔郭令公身繫安危而無日不在疑謗中公寛厚似汾陽名位之隆家門之盛正與相埒　君父之前一以敬慎持之庶合古大臣恪恭之義其餘小小魔祟應以癡聾可耳日本赫田清隆時主援中國窺朝鮮之議倭初欲以總理界之近忽改用伊藤公所云新執政即指此否鄧鴻臚隨員瘴故界務復無了期亦殊勞苦省三復書乞加封寄臺另一紙附繳　陵差在即公當首塗琴生想仍留府也

復龍松岑戸部

來示黎刻廣韻文欣不同用尚是唐人之舊張註同用

已從禮部韻改子義處有廣韻乃鍾謙鈞刻於粵中欣韻註獨用傳是明內府本鄙人於韻學茫然塞上藏書甚少就行篋所攜書以選詩證之劉公幹贈徐幹則以勤與根羣君同用曹子建贈白馬王則以勤與神陳鄰親仁辛同用張茂先勵志則以勤殷與雲文同用應吉甫華林園則以欣與文雲芬同用顏延年呈從兄散騎車長沙則以殷與紛分雲聞芬文同用還至梁城則以勤殷與羣分雲文墳聞同用因之求諸詩則北門第一章殷與門貧艱同用庭燎第三章晨煇旂同用旂兩與芹同用從斤得聲似當歸入欣韻也鳧鷖第五章則欣與薰芬同用求諸羣經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見於魯論求諸諸子則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見於列子選之

騷賦及經子均未詳攷是古音欣不但與文同用且與真魂山亦同用矣唐初文學稱盛其同用獨用必不能畢爾分合若以古為準則文欣定當同用不當分用也至高岑王孟律詩文韻實未參用欣部杜詩文韻或參真魂亦未見與欣同用似可為欣獨用之證然崔氏東山草堂一首芹與人新筠同用李太白感遇則勤與濱春親人同用對雪餞任城六父則懃與真韻同用頗疑欣韻字太少若獨用則不能成詩故用文韻者不必求助於欣故相傳以為獨用耳李太白斤與鄰人真神身論同用

致李蘭孫師相

前歲想入鑒敬惟德義淵闓屢祿綏厚為頌綸結廬人境心遠地偏日對陳編自謂與世無患與人無求矣而

婦病日增藥力難效葉砧山下山無破鏡刀環之應恐疾且不尉不免内顧夫子知我聞甚垂廑系然憂從中來亦惟諷坡公平生多難非天意之句安命釋煩而已臚卿得釋合肥欲助臺費已作書促之聊盡同鄉同患之誼不必告孟

復李肅毅師相

奉三月十三日鈞函以蕡有婦喪曲致慰問家事怫逆若此實不能作蒙莊曠達語安妖入闈再同代為經紀是何境象兒輩不即來以牽於婦病非冀賜環殯後自當移居請釋注系納鍰未萌此念高殆有激而言蕡以鈴解不必解囊鈴不解不能解囊復安妖此等處見理尚定公隨時隨地為蕡轉圜自是古誼但三復騷辭恐

不在閫中之邃遠而在哲王之不痦亦徒負此盛心然已如實出己矣孟遵海之游壯志遠圖實所心折閫豫防僕從搔擾舟輿均假之我公似體貼微至而於公亦坦然不疑手書猶云實際微少殆專指貲事言耶然長沙海島乃自古有之況本非賈梁者强撥悶懷草復當面

復王康生太史

前上一書所懷未盡婦喪承賜祭筵正思肅謝顧蒙軫念羈人曲加注慰三復泫然聞尊體清瘦幾於風吹欲倒極念極念靈輀反葬有期以禮廬哀毀之餘銜悲就道尚望善保千金也佩綸謫居省愆安之若素矣錦瑟無端又增煩雜誠如公言止可不説安圃入闈再同經

紀其喪兒輩草草首塗昨已抵塞下足釋㕍系見惠家刻尚未寄到然經香古色已如在心目閱注管聊以遣悶不知公亦有此志儻康成左氏注遂以稿屬子慎㦲且不朽若必欲與高郵王氏南北競勝如周禮之有先鄭後鄭則拙箸乞公采擇一二亦可附以不朽景純之筆擲付邱遲或以佩綸舊亦齊人許傳齊學耶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樓船大閱州伯執殳爲王前驅壯㦲此行近想道體康和勛猷益著無任頌卬前聞四叔大人噩耗深㝡不確得琴公復書乃悉其詳念先兄臥疾津沽公以父執之尊惓惓醫藥此自友于篤厚流露無形每念前塵時時感涕聞公有弟喪泣然不已公家謫仙宴桃

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三復斯言令人感喟世叔龕成仙海我公夢警春池試下視人間兄弟夫婦之緣幾如朝菌蟪蛄亦可憬然悟矣願以此自釋並以釋湖廣公之悲也琴生已至宣府日内擬策蹇訪之既話年餘别緒亦可叩我公起居然回憶去年禊日同宴戟門亦復怦怦心動琴公約朝夕過從但坡公黄州五年亦未肯屢游武昌相距六十餘里究難時入城市好在讀書課子日有常程任運息機中無妄念足以上釋注存舍弟端午前後當可到津一切已屬其代達閑洪世兄已與琴守同來俟其還津再有詳訊也

復陳弢菴閣部

奉惠書三復黯然客臘書至今未到不審何處浮沈也
春杪曾致一函至四月中始檢寄近想可達英覽矣承
示近遁而學禪鄙意不以爲然宋儒如橫渠橫浦何嘗
不通内典即豫章延平亦未脫然然攻之者固屬吹毛
求疵入之者究屬旁門左道以公絕頂聰明原不必墮
入理障而内治心外治世學問無窮豈可蹈彼教寂滅
之談爲吾心渣滓之累哉坡頻喜言釋氏亦是謫居無
聊藉以自遣耳侍且不學之況公盛年小挫清望彌高
指顧祥禫未必不東山特起即從此遂初養志藏器待
時名教中自有樂地舍孔戒而守釋迦戒何也佩綸不
講學亦不闢佛芻蕘之言幸垂詧焉仲勉就仙游講席
藉可養靜讀書叔毅日事丹黃講求實事視公之忽儒

忽釋而周妻何肉結習未除者當亦不滿也勿郵先生遂歸道山開之泫然枚老代爲致意薩鎮冰以失馬爲福此非皮相者所知船政不甚利豈真有風水之說耶兩兒已至塞上坡詩云便作齊安民我之謂矣

復何子峩少詹

春秋繁露無善本未可據以改管貫立一例凡諸子與管書相同者均全錄其文以資攷證而不改本書之字似較妥慎乘馬據周禮鄭注乘計也投壺鄭注馬勝算也此篇自立國起均是算法諸葛武侯集計算第五本此但乘字作平聲篇中一乘四馬亦可作計算解而乘去聲且乘馬均是實字能合而爲一否乞酌之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月朔賜函敬承德躬納祜政祉延祺慰符遠
祝山城多雨關驛盤紆京雒音書都被塞雲隔斷閉門
一卷身世都忘固知閒說滁山坐觀邸報乃坡老別黃
以後之詩若索漢南堂止合逍遙捫腹而已宦游十載
春夢一場刻舟記痕殊可不必機緣湊泊聽之彼蒼北
叟深知倚伏正不必與公家飛將共慨數奇也聞琴公
言清使留勘俄界湯君東去幕僚又易新人公奏議次
閱之中自然名貴潘詞繁縟自難仰副樂旨仲伊治經
攷禮頗有心得公餘足備談助仲弟近勧於古亦切磋
一良友矣壺公前月人來深以無同心多掣肘爲憾雲
林既去自必銷假視事誼卿北還亦以一薦了之來教
念舊情深鄙亦思公心悔蔡中郎云相見無期惟此書

疏可以當面耳

致章琴生太守

委譔治道碑深愧不文乞鑒定碑頭須篆其款式擬與再同一酌不知可否碑陰刻出錢姓氏一直書下商人姓名如寫字號不古錢幾千不寫文字靈臺韓勅碑陰皆如是也牽涉鎮將勉副公意不知有傷文格否文不及三百字無乃太簡彼此至交不願作西狹須耳附上三絕以博一哂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初三日復書敬承一一朝鮮三綱已絕非以剛制內蠹而以柔弭外兵瓦解土崩蓋意中事文武才談何容易有兼備如尹翁者未必自薦況世固無之三

復鈞函想見元老紆籌提筆四顧光景即羈人亦爲之停尊轂著也容齋本非將才若用之理財似不至以徵信錄爲祕笈我公月旦無乃近苛壺公作債帥教民七年當亦可以了債矣清公內渡或即畀以疆符耶津南積潦縱橫塞外匪蹤出沒獨徙所雨多大熟差免年豐啼飢書生福薄即此已慚逾分矣遣僕赴津兼致樂山一書十年心交四年久別闊其由運河南下專使送行稍致戀戀之意歸途丏戟府一馬票較爲迅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九月十一日奉初三日鈞答敬承一一過琴生詳詢津事就稔道體康和曷勝頌仰樂山感公識拔故竭其所知爲野人之獻曝間有未愜或是學力才力所

限薊北乃舊治聞見甚確若遂疑為耳食稍負其臨別贈言之誠意來教責蕡直言則閉門戢影充耳無聞較耳食者又遜一籌與樂山書亦涉筆成趣實則難蟲得失本不足言今以庫倫還戍之卒移防多倫則伏莽自清從此塞上笳吹之音並不來聒公耳矣又何待蕡之妄言哉

長春聖德如天優容言路超越往古朱侍御事必非

上意鄙人附驥榮莫大焉公慮放歸無日則坡公有言譬如原是惠州不第秀才耳安分隨時即未能到無入不自得地位而所憂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在一時之得喪毀譽也紛紛者亦何足攖我哉幸勿廑系安圃以毋憂去官蜀裝久罄食指如林殊為可慮寒家家運如此悚惕尤深聞袁子久忽得劇證恐此子遂不

永年其家事亦如其人外强中乾乞公有以矜恤之迴憶津門説士時如昨日事益與琴公歎惋不置郡齋爲前政荒穢殆盡琴公掃除馬廏改作賓館素壁明窗頗爲雅潔三宿桑下爲之流連不忍去坡公在惠州章莊簡送酒六壺不至有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之句顔其室曰北海軒亦他日上谷圖經中一佳話也琴公云公垂念羈人恐無卒歲之資洵屬無微不至惟全家北來雖親知音問漸稀而以公所助量入爲出尚不憂貧杜拾遺云生計祇憑黄閣老我之謂矣

復顧皥民觀察

奉惠書即欲裁答會安圃丁艱心緒悲惋故稍稽緩當諒之也承詢悼亡之作邇來閉戶讀書詩境似進而元

相金釵玉溪錦瑟尚未作得一篇坡公廻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即鄙人悼亡詩正不必自作語也黔書不再答如通問幸略述近況並爲道念鶴老誼卿當時相見選期已近否康民在譯署如何謫居麤遣恕不瑣瑣

致陳弢庵閣部

久不奉手教馳系爲勞入冬已屆祥琴敬維上侍康和起居佳勝須仰無量陸敬輿母喪既除朝野屬望翔在私交惟閣下澄鑒審時堂上沖懷怡志或出或處當有超隨激之迹而循忠孝之經者託契夙深關懷尤切月前曾詢之實夫而實夫不知幸早示我也謫居麤遣安圃又以憂去家計殊不可支清卿撫粵孝達得此良友

當可同心竹坡漱蘭近在咫尺亦嬾於通問鐵香界事未定據子莪云使旋頗思引退都中近事公處聞見當視還客爲詳不復縷縷仲勉留講仙游抑北來供職叔毅日事丹黃當益淵雅均以爲念塞寒閩燠氣候迥殊惟此寸心何間南北歲晚乞餐衞珍護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啓者昨琴生過此出公二十日書見示並開具鄙人近狀纖悉奉告太守之察及秋毫可畏明公之不遺小草可感也塞上年豐穀賤旅費千金足以自給今年家事紛紜頗多浮耗然黃精猶足療飢未須再輟清俸監河三百厚意殷肫在佩綸食德已深固不必受多辭少然飲河滿腹而止易所謂受之以節也琴公已爲代陳

竟不瑣瑣言謝矣宣府句留略有文字唱酬之樂而鎮道雜遝其間頗亦疲於應答不如閉門嘯傲坐擁百城領略經史精液但苦異書難致鈔錄無人否則三年之中所得不少放歸以後足以教授自給也聞望後迴節保陽海上擾擾經年得此不易明春到津約在何時仲彭弟隨侍讀書抑在津度歲均望示知仲良前輩當已到蜀其待舍弟甚可感故寄復一書乞與省三函附遞爲感琴公云壺中人又欲引疾似不確鐵香過粵時未有此論容齋已東征否清卿界務頗稱　旨節鉞當不遠矣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前牋甫寄鈞答旋來言簡情稠如親左右北海

軒十日之飲樂則樂矣猶未若得北海公一紙之書也即承迴節保陽動定和豈爲頌鄙況前已具復足釋廑懷舍姪以叔母年高勢難離京遂食近且勉與支拄俟百日後再議渠言天不絕人惟鄙人東歸或能兼顧然東歸不過依公即今日何一非出公賜耶琴生曲慰羈人欲其再過郡齋同傾臘釀而讀書頗有恆課時以談宴閒之未免此日可惜忠州陸相閉門還撮古方避海老坡垂莫猶成書傳鄙學薄年少豈可以身廢不用遂自暇逸哉人生隨在皆可自立斯世之毀譽得失久不挂於胸〻亦不待尊酒破愁也光武將佐以北行爲入囊中囊中誠不易脫然尚非陷阱可比公屢思援拯情見乎詞讀之感愧平日期許在南皮諸子上初不自意

流落蹉跎遽至於此即使一書傳世固已負公實多每一念及戟門煑酒繩榻掃塵時未嘗不迴望中原悽然欲醉也惟天涯索寞公猶眷愛不衰殷勤不已蓋得公一書輒爲之神王又輒爲之神馳耳附致仲彭一函國語注疏乃旌德呂公家刻冀鄴架有之今年塞上不寒冬雪少於秋雪纔郊水灾後亟望祥霙應候明年或可占豐也軍都插漢桑乾已冰相見何日弓閭風坐聊借書翰作千里面談爲之筆爲之墨者亦復憮然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前月廿五日奉十九日鈞答以歲晚檢校叢稿未及復牋昨夜又得初四日賜書敬承起居康勝以公之部分如流殷殷遷客覺鄙人嬾散迂疲爲可笑也鄂

生仍赴滇中似得公一疏一書之力何物張成遂免玉門遠戍兩案氷釋免我疚心此外固無奢望琴西見推始終一轍亦時人所難壺公愛鄙人而頗畏其峭厲且知鄙人必不下之而薦舉在戍逋臣調遣歸田故吏亦有難易迥不相同舍此取彼了不足怪琴西久任監司見聞亦隘故宜於朝局政體及近年黨籍天下人才均不了了也鐵香過廣州壺告以任好有納晉重之舉鐵香千里寄聲恐其枉道求進鄙人復以倔强猶昔豈屑爲鼠輩屈要之明年或有歸理但慮知之者不深而忌之者甚巧不知又在何處耳故鄙願不如及瓜而代從此種松課子著書歲月較得寬閒人患不傳而鄙非不傳之患正患傳者之非真抗疏功名傳經心事此杜陵

之所以悲秋興慨也雖然人之於名也傳不傳亦有天焉少年意廣才疏承公青眼便有擊楫中流駸駸爭長之意今既一局全輸矣遁而之他以千里之壯心畜一紀之强力於古人糟粕中斂取精華以待後學焉知五百年後無嗜痂之癖如公者爲之一再披覽哉獨坐深山恃此無恐當發公掀髯狂笑彼代鄙于求者不知我並不知公其不著痛癢也宜矣

復李肅毅師相

新正三日奉祠竈日惠書敬承一一即維調元燮治韶祉康和慰如遠祝我公對雪微醺念及塞上之寒讀之斗室生春殆如挾纊塞上冬雪頗少入九不寒也自書到而連日得雪寒意逼人似公之力竟足噓枯吹生昔

之寒怨天今之寒當怨公矣春明未始無雪使袞袞諸公都存賢相廣廈之意焉有啼飢號寒之嵗坻正恐珠帷錦幕羊羔兒美酒方熱無因知道外邊寒耳而風雪中惓惓世事乃唯海内一元臣漢南一遷客豈不足爲斯世慨哉著書豈足傳世前㦸之意乃謂謗詬之餘鄙人迹且傳矣書附以傳𦂳後世有如公者讀其書而原其志此特古人窮愁發憤非謂蟲魚瑣瑣已足傳世也歲晚又成雜綴兩種可謂小儒無關大道惟閒玩易理繫辭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辭以動者尚變以制器者尚象以卜筮者尚占今卜筮已失其傳注易者無慮百餘家言人人殊了無實用是易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後世拘儒之説也漢後制器日竄西人偶揑機

算迂者詫爲異端淺人震爲創獲不知輪船鐵路電氣光學無一不括於縣象中特易之一事耳聖人不制其器者易之仁也聖人能制其器者易之知也管蠡窺測擬作易制器一書窮探理數以明古所以盛今所以微約西法於中法之中雖不足以說經庶足爲攷工明算之一助今已略立例目俟放歸時就公假書成之此或有裨實用耶公固學綜中西不知以鄙言爲然否入春過琴生縱談放論時及我公亦如公之思我也

復章琴生太守

伻來知台從回郡亟思一談以慰飢渴惟手教以疏稿見商揆之於義似當避嫌誼卿人極通達前薦表亦止密陳並未與之道及事 君待友之道諒當如是謫仙

代宋中丞作自薦表刻入集中殆不可為訓合肥此次入都必向當道言及如 聖心猶念及道臣便不必有此文字儻時宰怒猶未解恐合肥亦必變計此事自閣下垂愛之誠鄙人固不必預聞也鄂生復起固知千將神物終燭斗牛弟與之無私交爲 國賀得人而已香翁昨有書來深以徐唐出獄鄙尚在戍爲不平惟其不平乃於鄙人有益此衷固甚平也承賜食物謝謝書慣示繳餘再達

復李肅毅師相

敬敬者奉四月望日鈞答敬承一一適圓曲宴公欲解我舊結無端又耳新聞此與蔣之奇誣搆歐陽永叔何異聞此而不怒者非人情然小人伎倆至造此不根之

謗以爲琅邪解吾且引爲風俗之憂而又何暇憤懟耶公以一代偉人耳中忽聞此種汙言當傾北海之水爲公洗此耳當時便合拂衣而起猶以愛鄙人故忍此須臾强爲剖白公真善耐事矣遷居無此餘貲延師亦乏佳士處茲困阨隨在足欣似人即喜夫亦自適其適而已承念感甚我公疲於案牘鄙人亦困於陳編昨始將積年叢稿鈔撮一清藉以遣日今日積雨新晴心亦靜暇馳念戟門作書未半琴生遣其世兄來此欲招游郡齋賞勺藥鄙頗躭寂未暇花時舉酒且金帶圍不在魏公園中能爲瑞物乎匆匆補此牋投筆迎客不及詳陳矣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弟紱由塞上旋浙曾齎一牋進謁當入覽矣即日偃茲煩暑伏想台候勝常彌深祝仰琴西先生立身清潔憺於榮利其生平久在公鑒識中無待鄙人揚詡惟晚年坎坷既以酷吏之吹求投諸裔土復以言官之指摘汙其清名不白之冤有識同為惋惜孝達強之再出遽赴道山昔洪鄱陽先羈松漠後死瘴鄉竟成渠家覆轍良可悲也聞公欲與江粵兩督會疏表揚敘其前勞雪其積枉此誠賢相之用心而仁人之盛德矣惟琴老理財之功全在江南若由孝達秉筆則前次奏調之疏已歷言之重複申言必多贅語到粵未久雖因勞致疾而無功可言勉強置詞終不親切沅公 眷注之隆不如公望實之孚不如粵琴老既殁度必不肯列名此

等儕才念舊之高情發潛闡幽之盛舉豈俗吏之所能爲哉鄙見起琴老於生前則公不如孝達以有黄緣淮軍之謗公鄉人而孝達非鄉人也表琴老於身後則孝達不如公以有經營糧臺之功公曾任江督而孝達非江督也然則爲表揚琴老計與其三省會疏不如公與粵會疏與其與粵會疏不如公專疏以公言之則倚畀至隆流涕上陳必動九重之聽以私言之則艱難與共久要不負亦足感九泉之靈伏望俯采愚言即屬沅公將淮揚公呈咨津以爲入告之據疏中但將到粵未及一月而盡瘁以歿粵督深悲惜之作一結束便已面面俱圓鄙人與琴老雖無一面之緣而少游江表久耳其名又先後同謫察罕慨然有賈生弔屈之意夫以與琴

老未嘗相見之人猶爲之感傷身世況公之篤於故舊一往情深者哉此言非徇翰香父子之情亦非徇晴笙師弟之情直以琴老爲良吏公爲德人會昌一品集中天造地設當有此一篇好奏議耳公當以爲然也

復章琴生太守

讀和詩深愧鄙作之弱復次韻呈教仍不能工昔有作嘲孟詩以驢酒者此乃驢菜詩也子莪姬人已至周妻何肉涉筆成趣耳惟初字實不易穩鄙作一聯曰食筍小詩酬白下（坡和谷詩）然其苦語慨黃初最工切但怕入烏臺詩案竟割愛矣（不但怕入詩案亦詩格不高耳）昨得雨頗快田間似有旱意此間雨足則關南必潦造物亦止能消息其間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宣府人回奉重五日鈞答蒙存省志賜暑藥正擬作牋致謝月之初二又奉惠書敬承福履康和尤慰遠祝適園所入之讒後得貴宗人書始悉顛末當復公書時莫測其因無從著筆姑以拂衣一宕形容我師憐才耐事之雅懷乃解頤語非含憤語來教似誤會鄙意矣公在隆福寺帳屋中縱論人才即有佩綸似公而不如公忍辱負重之戲彼時深服此論退而書紳故使閩時用之於謝表駐船官時用之於致伯潛書無如馬江之役愈負愈重而疆吏徒爲壁上之觀察罕之行愈忍愈辱而我公亦難解局中之結此自造物忌才鄙人賦命窮薄而已其咎不在不耐事也咎在無公之名位福

祿而毅然欲負天下之重耳然而終夜自維以為天下之善學公者莫如鄙人他人學公之迹鄙人學公之心其有不同則公此書所云疆臣言路分際使然也豈獨此哉言路有言路之分際謫居有謫居之分際佩綸非不知今日之天下當言當為者甚多也無為之之權則不能為並不敢強公以必為無言之之責則不能言並不敢強公以必言琴西先生一事率爾陳詞者亦體公念舊之素耳及過郡門始知公已許琴生會疏深悔鄙人多此一函然非公壹意主持恐會疏亦無就緒身後之名何關輕重而孝子無已之痛頗可矜憐風義如公必當有以處此矣至手教云天下當言當為者甚多此固名宰相語也佩綸何似近畿小河偶有漫溢直省力

匱民情由來已久而十餘年頼公康濟差免流亡民實隱受其福獨山東河患頻年近竟決計南挽逆水施工殊爲可慮耳弟紱書來云公垂問鄙狀甚詳譺詬荒寂之餘而一个臣愛注不衰感悚無已弟紱並蒙延譽沕肝銘肺莫踰此懷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八月朔日手教屢思致牋問訊而山城枯寂殊少見聞山谷詩云病嬾百事廢何止書問疏雅似羈人近狀也漸寒伏想政躬多暇台候勝常當如頌仰承示黄河南挽之非策與鄙見略同比聞鄭州大決歐陽文忠有言下游淤高水行漸壅則決上流之低處今欲急鄭工之隄縣尤當濬東省之閼塞方能一勞永逸耳

高陽師復長咨臺旋充河閱使者此行亦殊勞苦也永定河想可合龍今年有閏冬令封河較早公回駐保陽當亦早於去年矣或云高麗遣使東西洋以弱小處諸大國閒即託庇中朝宇下猶慮虎狼擇噬乃爲自主之說所歆輕妄若此國體猶空談如昇蔽何謫居麤遣足釋廑懷

復王廉生太史

奉惠書敬承動定安適謫居日注管子不覺歲月之速洪氏義證求之臨海不可得閣下出藏本相借感何可言戴子高於管書涉獵未深且時以孫洪之說改爲望案今取義證以勘戴校一一均發其覆洪書隨校隨刊亦無甚精義序云逸文附後此本爲高郵王氏所藏閣

下所收當無遺漏乃卷終並無逸文與序不相應何也萊陽先生管子通所見時出孫洪之上已寫副本謹將原稿奉還兩年來承執事及再同物色諸家說管之書今已略具如游山之得導師獲益多矣但愧無一瓻之報耳禮廬研經攷古著述當益閎富張叔憲想時見廠肆有所得否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昨承鈞答敬審崇祉延釐深慰遐祝河工尚未進占而利津雲梯並治農部於水事茫然倉皇撥帑不能有所別擇而籌餉之法無非沿襲粃政裁長夫捐鹽商預徵當稅所得幾何而貽笑千古良可閔慨豫省河員積弊甚深至今猶務蒙蔽子和久於豫情面在所必

有夏邑因稭料激成民變不知確否子壽丈久滯秦中忽得蘇藩殊可喜丁未榜運無一弱者洵然無怪乎下壓已未辛未無一出頭地人也辛未尤劣鄙人遣戍與林少穆之新疊雖功罪不同而後先相望其他亦少得意者琴生老守尚借甲戌之力概可知矣曾文正信運運不盡屬一己之流年而係乎一氣之推嬗耶孰綱維是琴西請卹當蒙俞允翰香至誠格神亦賴公一書一荅仁及泉下耳舍姪講席足以療貧感感

致李肅毅師相

昨李牧洪令等分護琴守柩眷而行臨歧奠送泣涕如雨歸路惘惘不堪回首返寓檢手示前多未復者鄭工之事高陽督辦極爲可慮聞因復奏南流委之江督督辦

而上無眷下無人如此焉能呼應靈通大受申飭至督辦之命內有興公進讒排擠青翁與高陽交甚久雖因子和事不甚協而頗欲斡旋督工之役力不能止近與興公相近公想知其詳也洪琴西先生之事表揚開復已足宣付史館本屬虛文因此遭駁殊為可惜佩綸謂翰香近來徽甯運不佳不獨琴西先生之數奇觀琴生事誰能夢想到此耶察罕政事黯無天日托子明一丁不識司員舞弊賄賂公行劉丞因生息事稍拂其意司員等欲激成罷市以劾之險毒如此幸而商情中解頗嘉劉丞操守之可信軍臺人員欲派遠臺亦須投贈尤為奇闕也佩綸四月期滿臺費三十七月月四十三兩共庫平一千五百九十一兩部費二百蒙公慨然全助且感且愧昔齊晏

子牘越石以爲美談嗣後亦未見越石有何建樹況貴軍之將更不如越石耶頭顱如許髀肉復生上念 聖母垂顧之恩下維 父執矜憐之意真萬端交集也旅費歸裝不願他求尚望別借若干以終大惠臨書慚荷不盡拳拳統容面謝

復顧皞民觀察

闕山迢隔書問久稽昨奉 惠書並承雅貺拜受感愧即維起居佳勝闓望日崇何勝頌企子壽丈已擢蘇藩當已入覲秦中去一正人閣下亦去一益友然實吳民之福鄙人如循例放歸南游江湖聞不至無琴酒之資惟望執事早遷東南兩司或來吾直此殆意中事若冗官之說則言不由衷閣下作 惠陵監工後視天下人均

作八旗看待瞞不過鄙人也一笑作蘇字和蘇詩居然神似初欲勉作一篇以酬清興近日謫居意緒頗惡竟不能就管書補注略有眉目各類書異文逸文采掇不少所闕者未得宋本及常熟瞿氏所藏顧千里校本耳塞上騎驢往來窮山惡水間未嘗至雲中一步宜府密邇時復過從惟一冬無雪歲抄疫氣流行章琴生太守遽卒於官深可痛惜顧敬叔已補武黄同知令親不知有差否鄂書未之及鶴老書問時通已派會典館矣

書牘卷第四